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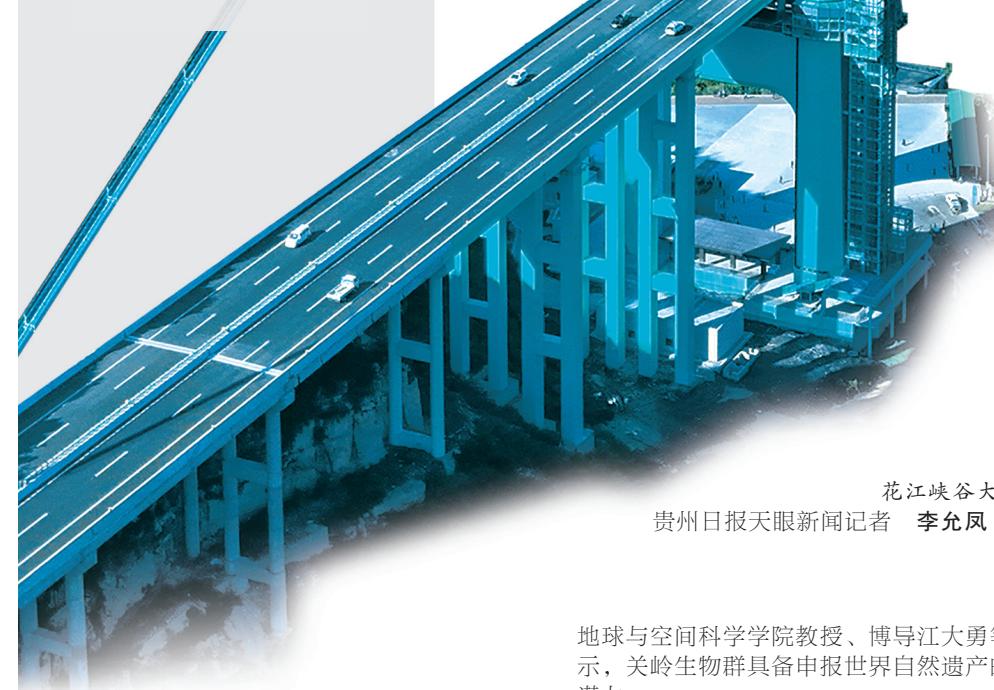
27° 黑标

报告文学

花江峡谷前所未有的吸引世人目光。9月28日，花江峡谷大桥正式建成通车，这座桥以桥面距水面625米的高度刷新世界最高桥的纪录。

花江峡谷名字很美，可是，它曾经令人绝望。这里穷崖绝谷，交通隔绝；这里严重石漠化，满山光秃秃的石头，缺水少土；这里被视为“滇黔锁钥”，地势险要，兵家必争，纷扰不休。试想，纵有天大本事，谁能不坐困愁城？

然而，不屈不挠的贵州人啊，还真的打破了花江峡谷这座愁城。花江峡谷让世人看见的，不只是世界第一高桥，还有一个鲜活的中国梦。



花江峡谷大桥。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李允凤 摄

地球裂缝中那如丝的细路

花江峡谷被称为“地球裂缝”，地处北盘江流域的中段，也是安顺市关岭自治县和黔西南州贞丰县的交界处。裂缝看起来很美，走起来却很痛苦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时代名人的亲身经历说起。

1638年，徐霞客路过盘江铁索桥。“望之飘渺，然践之则屹然不动。日过牛马千百群，皆负重而趋者。”也就是说，绝谷中的铁索桥远看有点悬乎，踏上桥面又觉得非常稳固。每天，包括马帮在内路过的牛马特别多，他还看到象奴驱赶两大一小共四头象。

晚清文学家、学者洪亮吉在贵州做官期间遍访水道，曾细致描写关岭路途之艰险。“山南路，飞鸟亦不知。排空翠岫逼天住，乃识细路悬如丝。前行问路频相失，时入穴中时出穴。……君不见来途一线云初破，天上惊看马头堕。”

2003年，关兴公路北盘江大桥为贵州摘下世界最高桥的桂冠。15年后，当代著名女诗人舒婷路过这里时被峡谷之险峻震惊，“撕裂般的疼痛，震撼力直达灵魂”。

“人在其中有如一粒草芥，弹指立灭似的渺小卑微；俯瞰闪闪发亮的北盘江，在遥远的谷底蜿蜒，游动有如银线织绣；风打着怪凶陡然旋起，患恐高症的人立刻倒退好几步。而那玩蹦极的勇士们，若从这里一头栽下，扯回来后三魂恐已走了六魄。”舒婷感叹，离开时头发张扬，脚下踩着云头。

大自然的伟力造就峡谷奇观。花江峡谷长约80公里，上至关岭自治县岗乌镇的毛草坪，下至关岭自治县花江镇的三江口。峡谷海拔落差达1400多米，最高处海拔1850米，海拔最低的三江口仅370米。

记者顺着花江峡谷沿途采访时获悉，几乎地名生动地解释了路途之陡、温差之大。岗乌镇政府工作人员王瑶说，岗乌以前叫岗原，原因是地势高，雾多。普利乡有上瓜村和下瓜村，副乡长周鹏说，“瓜”其实是“褂”。过去，马帮人员到了下瓜村就脱得掉脱褂子，到了上瓜村又冷得穿上褂子。

关岭是索秦岭的简称。民间传说三国名将关羽的儿子索曾率兵驻扎于此，索秦岭因此得名。当然，索未必真有其人。据明朝学者王士性的《广志绎》记载，岭上设有重关，关上悬挂有供人攀援的铁索，因此得名索秦岭。人要靠索的牵引才能爬上去，可见山势何等高峻奇险。

每一个游客都会因花江峡谷刀劈斧削般的大貌而震颤。科研人员推测，晚三叠世（约237亿至201亿年前）早期，海水逐渐退去，贵州北部大部分地区成为陆地，仅南部还处于海洋环境。关岭地区是一个离岸不远的海湾，海水平静，大量多门类生物在这里栖息繁衍。一场地壳运动改变了这一切，海水强烈搅动，海底岩层掀翻并露出地面形成大量的包卷构造。原本生活在里面的生物，要么吓得逃之夭夭，要么死亡成为后来震惊世界的关岭生物群化石。

关岭地区晚三叠世海生爬行动物群化石类型多样，数量丰富，以鱼龙、海龙、鳍龙等海生爬行动物和海百合化石为特色，被称为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珍稀古生物组合。北京大学

一条峡谷的中国梦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肖郎平

不信石头不开花

桥是花江峡谷的名片，其实，石头也是花江峡谷一张特殊的名片。

花江峡谷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也是石漠化的代表性区域。关岭自治县石漠化率一度高达42.5%，特别是关岭自治县花江镇和贞丰县北盘江镇交界区域的花江峡谷，岩石裸露面积一度高达80%以上。

石头多，土地少，严重缺水，这三大问题对农业来说都是致命的伤害。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，北盘江镇的顶坛片区部分村民长期衣食无着。胡明忠家一年种的玉米只够吃半年，无奈之下，举家搬迁。在顶坛片区，像他这样外迁的人家有17户。

但是，花江人不信邪，硬是将这个被认为不适合生存的地方改造成焕发绿色生机的家园，创造了石漠化治理的“花江模式”。

变化，源于一棵不起眼的花椒树。1991年春，镇领导到顶坛片区调研，探讨到底什么样的路子才适合这里发展？有人提出“坡改梯”，有人说只能移民搬迁。村民袁家伦建议种花椒，他家一棵花椒树一年卖了100多块钱，一亩地可种五六十棵，比种玉米划算多了。

1995年，第一批试种花椒的6户人家喜获丰收，当年户均收入达1万多元。要知道，这一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2765.7元。

顶坛沸腾了！在上级支持下，顶坛人向贫困宣战，大力发展花椒产业。到1996年底，花椒规模超过1万亩。银洞湾村森林覆盖率1990年仅7.3%，到2001年提高了10倍，石漠化土地得到有效防治。

顶坛人是周边最早开上私家车的，过去外出时不敢承认自己是顶坛人，花椒产业让他们挺直腰杆。胡明忠等外迁人家陆续回来了。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，村民把云洞湾村的名字改成了“银洞湾村”。

与此同时，对岸花江镇的板贵片区开始大规模“坡改梯”工程，到1999年将18万亩水土流失严重的坡地改造成梯地，种上花椒等经济林木。目前，关岭全县花椒种植面积11万余亩，其中石漠化区域占52万亩。

花江模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。2009年8月9日，南非、埃塞俄比亚、索马里等9个非洲国家的联合考察团来到顶坛，考察人员感慨，村民的努力否定了在严重石漠化地区不可居住的结论，是在原有地形地貌上重建生态环境的科学模式。

花江峡谷是贵州石漠化治理的缩影之一。全省石漠化面积2005年为376万平方公里，如今已减少2万多平方公里，重度和极重度石漠化土地面积减幅超60%。

近年来，花椒价格近乎腰斩。如何寻找新的出路？北盘江镇查耳岩村上了花椒一样极其实耐旱的仙人掌，仙人掌的果实可以卖给游客，仙人掌的茎片晒干后可以当药材卖。查耳岩村文书龙生泽告诉记者，村里一直有很多野生仙人掌，2023年起引导群众种植仙人掌，目前有300多亩，计划推广到2000亩。

仙人掌覆盖在查耳岩村的石头上，见缝插针，生命力极强，哪怕是从石缝中长出来，只要沾上土就能落地生根。带刺的仙人掌，漫山遍野的花椒树，与花江峡谷大桥遥遥相望。

2023年3月5日，峡谷北岸的新铺镇上了热搜。原因在于，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了新铺镇金龙村2013年11月和2022年8月两张卫星对比图，该地区石漠化程度由47%下降到10%以下。

安顺市统计局派驻村第一书记康静说，主要是通过种植皇竹草和果树来治理石漠化。关岭黄牛是当地特色产业，种草解决牛的草料，而牛粪则为果树提供有机肥。“过去只是想怎么绿化，现在，绿化的同时还需考虑发展产业为农民增收。”

春江水暖鸭先知，那么，花江山好谁先知呢？也许是猴子吧。在花江峡谷，无论是起点的毛草坪村，还是中游的江龙村，或者是末尾的花江铁索桥，沿途都有人说，猴子回来了，它们经常跑到村里偷摘玉米以及火龙果、芒果、枇杷等水果。

如果说世界最高桥是发展的标志，那么，成功治理石漠化就是生态的标志。毋庸置疑，这条峡谷的变化，是贵州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最佳注脚。

如花一样的梦想

花江峡谷让昔日跋山涉水的人们饱尝冷暖，深以为苦。谷底水深不可测，山腰阳光炽烈，山顶寒风袭人。如今，山下水电，山腰光热，山顶风能。上苍给人类出的题目有多难，贵州书写的答卷就有多美。

北岸的岗乌镇、新铺镇、普利乡一带，光伏板连绵不断，十分壮观。岗乌镇与沙营镇之间有全省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场站，年发电量

2亿多度，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8万吨，普利乡7个光伏项目占地面积9000多亩，总投资4497亿元，预计总发电量88亿度，年产值达318亿元。

北盘江3个大型水电站都在花江峡谷，流域总装机2478万千瓦。其中，光照水电站在岗乌镇毛草坪村，从2008年投运到今年初，光照水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，相当于减少标煤消耗约984万吨，减排二氧化碳约2991万吨。

鲜有人知的是，光照水电站也是世界级的高坝工程，重力坝高200.5米，在2010年全球最高大坝前100名中位列第44名。虽然无法进入峡谷底部仰望大坝，但是站在大坝观景台俯瞰，足以感受到自己是多么渺小。

关岭生物群和花江峡谷是大自然赠予人类的世界级地质景观，而人类呢，准确地说是贵州人，为花江峡谷创造了更多更好的世界级工程——从石漠化治理到立体化的新能源再到世界最高桥。

昔日“地无三尺平”的贵州已变成“平原”。全省高速公路截至2024年底总里程达9042公里，于2015年底在西部率先实现“县县通高速”；全省铁路营业里程4265公里，其中高速铁路1808公里，预计今年底实现“市市通高铁”；全省机场目前有11个，另有在建机场3个，是全国少数“市市有机场”的省份之一。此外，贵州打通公路网络的“毛细血管”，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建制村“村村通公路”，组组通硬化路787万公里。

花江峡谷大桥附近的村民只是贵州变成“平原”的受益者之一。花江镇峡谷村年逾九旬的老党员廖永富感叹，“吃得好、住得好、交通好”，归根到底，是党的领导好、党的政策好、党的干部好。

9月中旬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花江峡谷大桥上录制节目时说，大桥不仅连通了路，也连起了民心，铺就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路。“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是一座桥，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发展奇迹。”

9月底，2025“一带一路”中外媒体采访行的记者团走进贵州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大众传媒司副司长颂萨·萨昆高度评价：“贵州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多山地区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发展思路。花江峡谷大桥‘桥旅融合’的新模式，正是‘一带一路’设施联通与民心相通的生动实践。”

为什么上游和下游都叫北盘江，偏偏中间这一段叫花江峡谷？当地人说，峡谷里长满鲜花，风一吹就落到江面上，非常美丽。

这一带野花实际上并不比其他地方多。不过，人们那花一样的梦想已被激活。

对当地村民来说，最直观的变化是大桥带火了旅游业，带来了致富希望。大桥北侧的科力寨，村民吴家荣拿出60多万元积蓄建造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洋楼。他的目的是筑巢引凤，如今已有深圳、贵阳等地的老板来看房，希望合作。“世界第一高，应该会给我带来发展机会。”科力寨山顶的观景台还在建设之中，罗坤勇夫妻俩已迫不及待地支起了烧烤摊，“哪里有人就往哪走”。

大桥南侧的小花江村是个布依族寨，民居本来就颇有特色。30多岁的林国权，原本在珠三角等地的酒店做厨师，把村里视野最好抬头见桥的几栋老房子租赁下来开办民宿，20多间客房经常爆满。同时，他不断记录大桥建设过程并在互联网上，获得百万关注者。

光照湖水天相映，白云如絮，青山如黛，格外美丽。毛草坪村驻村第一书记周平说，想要规划几个野外垂钓的地点，同时把沪昆高铁北盘江大桥隧道中的水引到村里，解决水果种植的灌溉难题。“温度要比山上高五六度，种出来的水果口感很好，想办法把产业搞起来。”

普利乡下瓜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既有将峡谷之美一览无余的自然景观，又有马崖壁画这样的文化景观。马崖壁画似乎用是赤铁矿所画，有人、马等形象，是花江岩画群之一。村支书卢长勇表示，村里特意将马崖壁画前面的土地流转过来种上波斯菊等鲜花，以大桥为背景，画面特别美。

9月17日下午，罗金淑老人挎着竹篮准备去割牛草，他希望，在马崖壁画前面再修一座桥，和花江峡谷大桥风景连为一体。9月18日上午，站在花江峡谷大桥旁看风景的人则提出，在下瓜村修一座水库，马崖瀑布就比现在更壮观了。

谁的梦想会实现呢？比梦想本身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一个生活在曾经最穷最偏僻之地的人都可以大胆做梦的时代。

在花江峡谷，如果战争碾碎幸福，就让初心碾碎战争。

在花江峡谷，如果高山难以逾越，就让大桥逾越高山。

在花江峡谷，如果石头不能开花，就让花开在石头上。